

有个性的奉天督军

张作霖出身草莽,然而,竟能统领东北十余年,进而两度问鼎北京直到最后坐上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的宝座,其长处就是他身上鲜明的个性和脾气。

在张作霖担任奉天督军的时候,一次正赶上春节,张作霖视察下面的机构,结果因为一些事情给耽搁了,等张作霖去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三十的下午,机构里很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本以为会吃闭门羹的张作霖发现门没锁,里面还有人在工作,原来有一个小办事员在那里抄抄写写的,这个办事员姓赵,家里很穷,又在农村,回去一次不容易,所以这个小办事员就索性不回家了,在办公室练练毛笔字。正赶上张作霖来,张就问他对为什么回家,他就把实话说了,张问他为什么练字,他说这里很多东西都要给大师以及其他官员看,字写得不好,上司就不会满意的。张作霖听完连说“好小子”,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张作霖问秘书长,说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写字很好的小伙子?

秘书长当时就蒙了,说回去去查一查,没查到。张作霖就把那天的事说了,这样,才找到这个姓赵的人,张作霖说要见一见这个人,把姓赵的小伙子吓坏了,他不知道那天见面的竟然是督军大人,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浑身不自在起来,张作霖当着秘书长的面就说:“这小子是好小子,给他安排个好缺分。”督军说话,秘书长当然照办,这个姓赵的后来一直做到黑龙江税务局局长。后来张作霖还经常拿他做例子教育手下的官员,因而,这个姓赵的一直官运亨通。

张作霖定下了很多规矩,谁不按照要求做,张元帅就会大怒,大发脾气。有一次,张作霖带着随从打猎回来晚了,大约晚上11点多,按照他定的规矩城门已经禁止开了,张作霖的随从到城门口叫城上的人开门,说是新来的,做事认真,刚来的也不知深浅,只知道了按规矩办事。当时就告诉城下的人:“大师有令,夜间禁止开门,违令者杀。”城下的人说:“现在是

大师回来了,打猎回来得晚了,你先开门,大师在这里呢。”那个姓李的军官,根本听不进去,还甩下一句狠话:“就是大师亲自叫门,我也不开!”张作霖听了副官的禀报就只好在城外过夜了。

第二天一早,军法处处长于芷山就把这个姓李的军官带到张作霖的办公室,这下,姓李的军官知道闯了大祸,他估计没开城门惹怒了大师,刚一见到张作霖就跪下连说:“大师饶命。”张作霖一反常态亲自把他扶起来,让他坐下,还让人给他倒了杯茶。张作霖说:“你小子不赖!能把我的命令记得这么牢,好样的,像你这样把城门,一个坏人也进不来!我和于处长说这样的好小子,咱可不能委屈了!这样,你当监狱长吧,替大师我看管犯人去!”这个姓李的军官一听忙说:“大师不计较,小的就已经很感激了,怎么敢去当监狱长?小的不是那块料啊!”张作霖一听,哈哈大笑说:“老子能当大师,你小子就能当监狱长,老子说你当就能当。”左右都听出张作霖这话有点“失言”,但是谁也不敢纠正。于是,姓李的军官被派到奉天陆军第一模范监狱任副典狱长,一直做到奉天警务处处长。

摘自《民国那些事儿》

个早已生了锈的大铁盒子。他便七手八脚取出盒子并打开,一个日记本和一些相片映入眼帘。记者们认真翻看起日记:“今天,我又救出了一位战友,但愿他能活下来,这已是第二十八个了……今天又有二十名战友死去……昨天夜里,战友们又打了我,可我要坚持活下去,坚决不能说出真相,我还能救更多的人……”霎时,罗迪克的一切真相大白于天下。十三名老兵泪流满面,原来集中营里最受憎恨的人却是一位大英雄。按照罗迪克日记上的统计,他一共放出三十六名战俘,光现在就有十三名活了下来,他的日记和偷拍的纳粹摧毁战俘的照片成为控诉纳粹罪行的铁证。报纸在第一时间将罗迪克的事迹刊发出来,罗迪克成为大英雄,许多人自发来到山谷大树下祭奠他。每个人都希望有完美的一生。但如果他能在众人的唾弃中坚守信条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他的一生就会灿烂无比,虽前世无光,但后世却能光耀千秋。

摘自《青年博览》

亲叫父亲的名字,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他竟然也喊出了母亲的名字,却依然傻傻的。母亲知道,父亲记忆中的她,不是现在的她。

虽然我们姐妹4个坚决反对,但母亲还是把父亲留下了。她帮他剃去了蓬乱的胡子,带着他在村子里散步,告诉他哪些是过去的朋友,哪些人曾经帮助过她和女儿,叫他谢谢他们。父亲很顺从地笑着,逐一照办。母亲陪着父亲坐在河边,看水边的芦苇摇曳,看水中的鱼儿嬉闹,那一刻,父亲显得特别安静。

闲暇时,母亲牵着父亲的手在老屋中进进出出。老屋还是那么低矮,父亲竟然不用母亲提醒,就像几十年前那样把头低了下来。母亲告诉我们,那一刻,她干涸了几十年的心一下子湿润了。

奇迹般的,父亲的举动越来越像当年母亲熟悉的样子。没有药,没有医生,有的只是母亲对父亲的喁喁细语和温柔体贴。

看着父亲对母亲依赖的神情,看着心目中一直强悍无比的母亲温柔如水的样子,我们知道,这个曾经给我们带来生命和伤害的父亲,是母亲失而复得的爱情。我们咽下了本来想说的很多话,只是和母亲一起,收拾着屋子,然后围坐在两个老人身边,享受着迟到的完整的家的感觉。

我们终于明白,母亲之所以一直坚守着老屋,是因为她一直期待着,自己的爱情能够失而复得……

摘自《牛城晚报》

两个人拼命地跑。本来是可以跑掉的,但跑着跑着,弟弟手里的麦子脱了手,撒了一路。弟弟就停下来捡麦子。

哥哥焦急地喊,快跑,快跑呀!弟弟却什么也听不见。他仿佛成了个木头人,只知道不停地用双手去捡撒在路上的那些金黄的麦粒。

两个打手离他们越来越近,还牵来只大狼狗。哥哥知道,再耽误下去,两个人谁也跑不掉,只好抹把眼泪,自己跑了。

等到第二天早晨,哥哥在大街上找到弟弟时,弟弟遍体鳞伤,身子早已冰凉。哥哥把弟弟抬到城外的坟头,要下葬时,忽然发现弟弟的嘴里鼓鼓囊囊的。哥哥强忍心痛,用手扒开一看,原来,弟弟的嘴里塞满了麦子。

你们知道吗?那个活下来的哥哥,就是我的父亲。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嘴一直在抖。

摘自《天池》

嘉靖皇帝尽孝心

明正德十六年4月,明武宗朱厚照病死。朱厚照没有儿子,便根据封建王朝“兄终弟及”的祖训,由他的堂弟、兴献王朱佑杭之子朱厚熹承袭皇位,是谓嘉靖皇帝。

历史上兄终弟及的例子有不少,之后一般都是新皇帝奉自己的哥哥(先皇帝)为“皇考”,而自己的生父则进不了太庙祭祀。也就是说以后,作为国家祭祀的时候,新皇帝拜祭的是自己的哥哥,而不是自己的生父,这就是皇统和家统的区别。这种区别对待,虽然让当事人感到别扭,但是,千百年来倒也约定俗成,没有引起什么异议。

唯独到了年轻的嘉靖皇帝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朱厚熹突然冒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想认自己的生父朱佑杭为“皇考”,以自己的爸爸名正言顺地进入太庙,接受自己的祭祀。说白了,他就是想用自己的家统来取代皇统。

朱厚熹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朱佑杭为“皇考”,一切都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来对待。

大臣们一听,头都炸了,新继位的小皇帝竟然要平添出来一个皇帝,在武宗和自己的皇统顺序中,硬

生生地造出一个新的“皇帝”,而这个“皇帝”却一天皇帝也没当过,这众多大臣感到荒谬至极,自然激起了朝野上下猛烈的反对。

可是,朱厚熹并不死心,他连续召开御前会议,议题很简单,就是要给自己的爸爸一个名分。当时朝中的权臣杨廷和父子以及许多大臣都坚决反对朱厚熹的天真想法,不同意把朱厚熹的爸爸加入明代的皇帝序列。纷争越来越激烈,最后终于爆发了“左顺门事件”。

嘉靖三年7月15日,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与杨廷和之子、翰林杨慎集合朝中官员共二百余人,自辰至午,跪于左顺门前,逼请嘉靖皇帝改变自己想法。不仅如此,杨慎等一百多人还在左顺门前放声大哭,声动北京城。

朱厚熹看满朝大臣都反对自己的想法,但为了给自己的爸爸一个公正的待遇,他在这一天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为了爸爸,他和大臣们开战了!他愤然下令逮捕134位大臣入狱,剩下84人待罪。7月16日,左顺门事件中的180名大臣被施加杖刑,编修王相等18人被杖死。古往今来,为了给自己的爸爸一个名分,和

北宋文坛的举荐风气

欧阳修在北宋时期可以说是文甲天下,是举国公认的文坛领袖。而此时的苏东坡刚到中原,初出茅庐,还没有什么名气。欧阳修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读到了苏东坡的文章,他拍案叫绝,说:“取读轼书,不觉汗颜,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此后,他每有机会,必大力举荐,苏轼很快名满天下。

苏轼成为北宋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之后,虽然自己总是遭遇厄运,但是始终注重提携掖后进。那时,苏轼在朝廷里做侍从官时,他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推荐词称其“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

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人,都是得到苏轼的提携才进入文坛逐渐为世人所知的。

如同苏轼一样,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也是因为得到欧阳修的举荐提拔才得以崭露头角。《宋史·曾巩传》中说,“曾巩生而机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从而深受欧阳修的喜爱与器重。在欧阳修提携举荐之下,中进士,任中书舍人等几种官职,进入仕途文坛。

成名之后的曾巩继承了欧阳修的品德,见到优秀的晚辈也是大力

大臣们打得不可开交、头破血流的,这样的皇帝恐怕只有嘉靖皇帝一个人了。

左顺门事件结束两个月后,嘉靖皇帝诏令全国,定其父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称孝宗为“皇伯考”。也就是向大明全体子民明示,自己是皇帝,那么自己的爸爸才是先皇帝,而明武宗是自己的叔叔。嘉靖十七年9月,他又尊自己的爸爸朱佑杭为睿宗皇帝,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之名为显陵。由此,朱厚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明代皇帝序列中,生生地“制造”了一个“睿宗”朱佑杭。这个明睿宗,历史上没有,史书帝王序表中也没有,历史学家更不承认,他只存在于朱厚熹的一颗孝心里面!

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4月开始,到嘉靖十七年(1538)睿宗名号确定,朱厚熹用了整整17年!这17年中,朱厚熹费了无数周折,忍受了许多痛苦,但他的孝心一刻也不曾动摇,每时每刻都在燃烧,烧了17年!

可以说,朱厚熹是最爱爸爸的封建皇帝。他和朱有熾、朱载堉一样,使我们认识到了封建皇室文化的一个个新鲜的面孔,他们才华横溢,他们至真至性,充满魅力。最难得的是,一种纯粹的亲情可以超越最高贵的政治秩序,最终实现父子之情的回归!

摘自《报刊精英》

举荐。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结识了王安石,就大力向欧阳修推荐。他曾在信中说:“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可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等人,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可以想象,在北宋的文坛,那是怎样的气象啊:文坛领袖把文坛新人推荐上来,把他们培养成大家;推荐上来的新人成为领袖之后又举荐新的晚辈。一代一代,比肩接踵,薪火承传。一个文学生盛因此产生了,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时代也因此名垂青史。

摘自《济南时报》

美文闲读

爱助人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一探究竟和挺身而出;教条和僵化的人,很可能麻木和迟钝,不能审时度势;胆小如鼠的人,当然是惊慌失措和打哆嗦了。你先把各种人不同的反应方式找到,然后再反推回来,设计出相应的情境,不是就水到渠成了吗?你顺势即可编一个心理小测验:春天,你和朋友们正在郊外空旷的草地上用餐,突然电闪雷鸣并且听到野兽的吼叫,你会采用哪种方式:

A堵起耳朵,哭泣,瘫倒在地。

B用身体掩护朋友,说,不要慌,有我呢!说着拿起一根粗木棒,警惕地四处巡查。

C一句话也不说,撒腿就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土坑可以藏身。

D抬头看看天,佯作镇定说,临来之前我查了资料,天气晴朗,这一带没有大型野兽,不必害怕。

按照刚才咱们前面说到的逆推理法,相应的分析,很容易完成,不过举手之劳。

我目瞪口呆,说,就这么容易?美丽女子说,这还算比较复杂的呢。有时候,简单的心理小测验,我一天能编出十多条呢!一条能赚几百块钱,你可以算算收入。我真要感谢喜欢心理学的人,他们爱看,报刊才会登,我拿了稿费,才有余力买漂亮的裙子。

我试探地问,如果你把你的创作过程告诉更多的人,你会不会断了生意?

她爽快地说,不会。总有人喜欢神秘又无法验证的东西,我就是一个心理测验的批发商。

摘自《可乐》

少人能以30多年前的约定未了为念?更有多少人等得到30多年后的践约者来临?

一幅字,并不那么重要。可是,30多年变幻不定之后,它仍能到达黄裳手中,那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面对急剧的世事变化,人不自觉地从无从中学会了淡然,人对对事已失去了“托以终身”的承诺。一幅字,蕴藏着人类的光辉:情谊与信义,并非来自遥远的索求,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

许下一个诺言,就守它一生一世,30多年也无怨无悔,这是值得骄傲的事。

一幅长卷,虽不是文人的酬酢,却是一卷珍贵的人间情谊。

摘自《文苑》

心理测试

毕淑敏

我纳闷道,那咱们同的是哪一行呢?

她说,我编心理小测验。我说,原来报刊上登的那种心理小测验,都是你编出来的。

她很谦虚地说,不敢当。哪能都是我编出来的呢?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我说,你在哪里读的心理学课程呢?

她第三次笑了,说,我没有读过心理学课程。如果我真读了相关的课程,很可能就不敢接这活儿了。

我纳闷,你的这种测验,是怎么编出来的呢?

她看了看四周,很神秘地说,如果是别人问我,我就不告诉他。因为尊敬您,所以,全盘告知。

我一下子有点紧张。凡是听到人谈到秘密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想上厕所并且有点害怕。要是将来一旦秘密泄露了,岂不要担干系?美丽女子坦言道,您不用怕,其实这也是半公开的诀窍。一般的人,以为是先编好了测验的故事,再来确定答案,其实,不然。是先设计好了不同的会有怎样不同的反应,然后再来设计前缘。

我说,能举个例子吗?我还是不大明白。

美丽女子说,比如,人们面对突然的巨响,会有不同的判断和应对模式。谨慎而且惜命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安全问题和自保;勇敢和喜

常常听到朋友们说,嗨!我刚做了一个心理小测验,分析结果说我是怎样的人,实际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从此,我就不相信心理学了。

也有朋友说,我做过一个小测验,那真是太准了。以后,我只要看到报纸杂志上有这类文章,都会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做,还迫不及待地推荐给别人。好玩不说,真是灵验啊。

有的测验,说你想象自己正在画画。画的是什么?国画?油画?山水风景?美人佳肴?萝卜白菜?信笔涂鸦?抽象挥洒?你可知它们说明了什么?

有的测验,假设大家正在等电梯。你是一直仰头看着表示电梯层数的数字?还是不耐烦地频频揪着按钮?要不干脆利用这个时间,欣赏一下同样苦等电梯的美眉的超短裙?

人们充满了好奇。谁不想知道在三千烦恼丝包裹之中的颅骨下,栖息着怎样的奥秘?它在暗中支配着你的一颦一笑,操控着你的命运舵轮,你不能对它一无所知。

某天,碰到一位美丽女子,长发飘飘。她妩媚一笑说,我和您是同行。

我半辈子从事过好几种职业,一时不知道她指的是哪一行?问,你是军人吗?是内科医生吗?或是写作?要不你开了心理诊所?她笑笑说,都不是。

一卷情谊

小思

看黄裳的一篇文章,看到一个很沧桑又很温暖的人间故事,惘然情味,萦绕心间,久久不散。

1949年4月的一天,黄裳托靳以写信给远方的张充和,请她写几个字做留念。

当年10月之后,变化很大,远在外地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字没有写成。一晃30多年过去,风风雨雨,说是一场春梦,不见得了无痕迹;说是一场噩梦,又怕过于伤情。靳以早就逝去。黄裳大概也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母亲的坚守

唐厚梅

自懂事起,3个姐姐就告诉我,母亲太傻。

当年,父亲与母亲已经有了我们姐妹4个,母亲却主动放走了父亲。

父亲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下放在河堤边架着渔网,想吃鱼,网一撒就有,可父亲总爱在河边,执着一个鱼竿。母亲总是看着父亲笑,由着他钓,饭熟了也只低低地轻唤他,生怕惊跑了他的鱼儿。

父亲被调回北京之前,彻夜流着泪。母亲却无忧无虑的样子,说:“回去吧,安顿好了来接我们!”初回北京的父亲,情况并不如预想的那样好。他提出过接我们去,却被母亲拒绝了,让他先安心照顾好自己。

两年后,父亲再婚了。自然,他先与母亲离了婚,我们姐妹4个也都跟着母亲。

20多年一晃而过,我们一个个从母亲身边飞走,她依然独自一人,沿河住着。母亲不会钓鱼,却喜欢在河边坐着,呆呆地盯着水,看那水里的鱼虾快活地游来游去,她似乎也快活起来。久而久之,村里的人都开始说母亲傻。

母亲是村里最俊的女子,却守着活寡。最困难的时候她卖过血,和男人一样去建筑工地抬过砖。直到代课教师转正,她的日子才稍稍轻松一点,可生活已偷走了她的青春,一点一滴,不见了。

那么多年,父亲居然没回来看过我们一次。连大姐都记不清父亲的模样了,她恨恨地对我们3个妹妹说:“我们的爸爸早死了,要记住,我们只有妈妈!”

谁也没有料到,在母亲70岁那年,父亲却回来了。

送父亲回来的是他后来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弟弟。小弟歉疚地告诉我母亲:“阿妈,本不该再打扰您宁静的生活,可是父亲退休不久就开始迷糊了,老年痴呆。他不认识儿子,不记得自己是谁,出了门就不清楚回家的路。可是,却记得您,对着我妈的遗像,叫的却是您的名字,然后闹着要找您,偷偷跑出门,不是邻居发现得及时,可能早就跑丢了。迫于无奈,我只好带他来见您!”

父亲对着母亲傻笑,很显然,他不认识面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母亲叫父亲的名字,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他竟然也喊出了母亲的名字,却依然傻傻的。母亲知道,父亲记忆中的她,不是现在的她。

虽然我们姐妹4个坚决反对,但母亲还是把父亲留下了。她帮他剃去了蓬乱的胡子,带着他在村子里散步,告诉他哪些是过去的朋友,哪些人曾经帮助过她和女儿,叫他谢谢他们。父亲很顺从地笑着,逐一照办。母亲陪着父亲坐在河边,看水边的芦苇摇曳,看水中的鱼儿嬉闹,那一刻,父亲显得特别安静。

闲暇时,母亲牵着父亲的手在老屋中进进出出。老屋还是那么低矮,父亲竟然不用母亲提醒,就像几十年前那样把头低了下来。母亲告诉我们,那一刻,她干涸了几十年的心一下子湿润了。

奇迹般的,父亲的举动越来越像当年母亲熟悉的样子。没有药,没有医生,有的只是母亲对父亲的喁喁细语和温柔体贴。

看着父亲对母亲依赖的神情,看着心目中一直强悍无比的母亲温柔如水的样子,我们知道,这个曾经给我们带来生命和伤害的父亲,是母亲失而复得的爱情。我们咽下了本来想说的很多话,只是和母亲一起,收拾着屋子,然后围坐在两个老人身边,享受着迟到的完整的家的感觉。

我们终于明白,母亲之所以一直坚守着老屋,是因为她一直期待着,自己的爱情能够失而复得……

摘自《牛城晚报》

麦香

王立福

他问孙子,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香吗?巧克力。不是。

妈妈用的香水。也不是。

孙子看自己的父亲,是在求助。

大儿子却不知道如何帮忙。谁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香呢?

最后,还是他自己说出了答案,麦子。孙子一脸茫然,儿女们也是。他开始给他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他的父亲曾经给他讲过的。

他说,那年的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穷人。有一对自小没了父母的兄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半夜里翻进地主家偷粮食。两个人挖了两瓢麦子,刚跳出院墙,却被地主的打手们发现了。

两个人拼命地跑。本来是可以跑掉的,但跑着跑着,弟弟手里的麦子脱了手,撒了一路。弟弟就停下来捡麦子。

哥哥焦急地喊,快跑,快跑呀!弟弟却什么也听不见。他仿佛成了个木头人,只知道不停地用双手去捡撒在路上的那些金黄的麦粒。

两个打手离他们越来越近,还牵来只大狼狗。哥哥知道,再耽误下去,两个人谁也跑不掉,只好抹把眼泪,自己跑了。

等到第二天早晨,哥哥在大街上找到弟弟时,弟弟遍体鳞伤,身子早已冰凉。哥哥把弟弟抬到城外的坟头,要下葬时,忽然发现弟弟的嘴里鼓鼓囊囊的。哥哥强忍心痛,用手扒开一看,原来,弟弟的嘴里塞满了麦子。

你们知道吗?那个活下来的哥哥,就是我的父亲。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嘴一直在抖。

摘自《天池》